



玄真子序

玄真子書唐張志和所作也志和字子同婺州人父游朝
通莊列書爲象罔白馬諸篇以佐其說志和始名龜齡年
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因賜名
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亡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
波釣徒著是書凡三卷其言汪洋恣肆逼似莊列亦奇士
也李德裕嘗稱其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
比云

玄真子

碧虛

碧虛冥茫，飄輪斡乎乾，秋盤浮乎坤，紅明環於天，衢升井
為炎，降斗為寒，由是四時旋而萬物遷，斯造化之亞矣，然
非造化之元哉。

無涯者，辨作也。涯之言曰黃郊之帝曰祗，卑，紫微之帝曰神
尊，碧虛之帝曰靈，荒，祗，卑，王於地，山河草木屬焉，神尊，王於
天，日月星漢屬焉，靈，荒，王於空，風雷雲雨屬焉，碧虛，和平，二
帝有方春之會，俄而祗，卑，上騰，神尊，下降，遇于靈，荒，之野，靈
荒之帝，虛位郊迎，傾國所有，積肉成霞，散酒成雨，電走雷奔，
風歌雲舞，累月為中道，主上下無怨，二帝欣然，愧靈，荒，之厚。

德令碧虛之不安爭讓國以延靈荒之帝神尊曰朕有天
祇卑曰朕有地靈荒惟天地之名問之曰朕之仰觀不異
碧虛朕之俯察不異碧虛碧虛之外又奚物帝言天地厥
狀若何祇卑曰朕之地體大質厚資生元元中高外垂其
勢坤層然如壇轉物尊園八極海環九山骨巖石毛草木
肉土而脉泉汗露而氣煙江河川噴亂奔流人蟲鳥獸紛
往還願帝之下而遊焉神尊曰朕之天體虛形高資造化
化中負外轉其行乾穹然如帳幄物尊五星交列宿祭還
層輪以月中又焉河漢絕界稷雲霞列仙天宮殿願帝之上
而居焉靈荒未之信曰天如帳胡縣于其上地如壇厥下
乎何安神尊曰天之帳非上縣飄輪下載常左旋三光造

之以西遷祇卑曰地之壇有湫盤凝浮其上所以安靈荒
曰飄輪幹靈生湫盤奚物盛願聞之祇卑曰飄輪徧乎下
湫盤所以停帝何疑靈荒曰噫天地之形造化信然實如
所論固當息焉朕之空茫唐濛同無不通無內無外無西
無東曠閭漭蕩蒼茫清冥含日月之光震雷霆之聲挂虹
蜺之色飛龍鸞之形朕坐而游之卧而泐之泛然飄飄皆
可停豁乎包乎毋廓乎堅乎壽非春夏之能生非歲年之
能朽先天地不見其初後天地不知其久若然者安能棄
朕之長無寄君之暫有哉於是二帝謝靈荒之言退還故
府祇卑降黃郊神尊升紫微數月不忝然天地為之閉
紅霞子問乎碧虛子曰夫造化之端自然之元其體若何

霄願游夫子之域而觀之豈得聞邪於是碧虛子欣然有
 間豁然晴容而曉顏許乎太寥之上為空洞之歌謂之曰
 無自而然自然之元無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慈然其形
 團團爾之視絕爾之思可以觀紅霞子曰若霄者儵遊而
 忽游請駕乎言霄願乘之以逍遙不暇辭夫子而觀焉於
 是碧虛子導之曰無自而然是謂玄然無造而化是謂真
 化之玄也之真也無玄而玄是謂真玄無真而真是謂玄真
 馳言曰無然乎其然一乎然然後觀乎自然無化乎其化
 一乎化然後觀乎造化無玄乎其玄一乎玄然後觀乎真
 玄無真乎其真一乎真然後觀玄真逆言曰真真乎玄玄
 玄乎真玄乎無真乎真真真乎無玄乎玄玄然後登太寥

之天夫無有也者有無之始也有無也者無有之初也無
 有作有無立而造化行乎其中矣夫造化之興也空以徧
 之風以行之水以聚之識以感之氣以通之而萬物備乎
 其中矣空徧而體存風行而用作水聚而有見識感而念
 生氣通而意立體存故可以厚不用作故可以明漸有見
 故可以觀變念生故可以知化意立故可以詳理是知本
 可厚者空之體也漸可明者風之用也變可觀者水之有
 也化可知者識之念也理可詳者氣之意也是故風水競
 變物其物而不同識氣多端意其意而不一幹乎乾而能
 常浮乎坤而能長運之而無窮生之而無方化之而無邊
 因之而無疆原其原者夫何謂歟造而化之亨乎初太而

極之存乎無自而然之存乎虛無而住之存乎妙觀其所
存而造化之元可見矣、

紅霞子明乎造化之域患乎屢空之色於是披紅陽之光
餐碧寥之氣以實其容絕慶弔之禮寡親朋之問獨與太
虛游往來高會傑風應門燭月繼夜而寂談不輟味俗享
貴者聞之造焉視其空巷荒廬色不勝憂心爲之耻謂之
曰我躬不閱寔恤造化紅霞子曰吾爲造化知己罔有弗
詳而造化獨不吾知致有所乏吾無慙於造化造化有愧
於吾吾將往而詒之以慰君之憂濟君之耻於是駕紅陽
之駒乘碧寥之輿拂衣東轅經諸無之國遇同空將假道
焉同空曰君何爲者而屈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詒諸

造化願假道于君同空間之曰孰爲造化奚謂假道紅霞
子曰爲物之宰主曰造化籍君之國行曰假道同空曰若
然者朕之東無化可造朕之國無道可假君其改途紅霞
子於是乎拂衣南馳經自然之域遇化元將假道焉化元
曰子何爲者而屈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詒諸造化願
假道于君化元詰之曰夫造化朕之兄弟之國也子弗聞
乎假朕之道詬朕之親朕之仇也師徒將攻之紅霞子於
是乎拂衣西驅經無住之邦遇因本將假道焉因本曰子
何爲者而屈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詒諸造化願假道
于君因本拒之曰假道之資子弗聞乎子有飛空之乘與
照虛之璧吾將爲子啓關紅霞子曰使吾有璧乘之資尚

弗詬諸造化無假道于君哉於是乎拂衣而北趨經太極之野遇生首將假道焉生首曰子何爲者而屈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于君生首訶之曰子何知之晚也夫造化之變可知而不可鄰可聞而不可親雖欲假子之道其何以至子將詬之無乃不可乎於是紅霞子聞生首之訶兀焉喪有徘徊躊躇還戀旋輿經玄原之郊迷失途於牧道童子神與易浴乎玄川而遨於是問津焉二童曰夫子奚氏也跋涉虛無蒙犯煙霄車馬有游空之倦何之而問乎津紅霞子曰吾紅霞子也吾嘗知造化而造化弗吾知使吾之資身之用爲味俗之耻吾將詬諸造化吾適東轅西驅南馳北趨而假道於四方東至于諸

無南至于自然西至于無住北至于太極四之皆不遇諸無有同空之間無住有因本之根太極有生首之訶自然有化元之詰吾念日暮途遠旋吾之輿歸乎寰中於斯迷津幸哉而遇子敢欺問焉然子爲誰也偉哉而文於言哉二童曰吾謂神之與易也吾與造化牧道于玄郊吾適爲大寒之歲俱亡其道吾懼造化之責躊躇而遷延因浴于玄原且吾之有適憂尚敢見造化奈何夫子以俗耻而干吾君願夫子有諸侯之詰無然一忤造化之念茲玄原之上豈可復觀吾二童之泐游哉夫子辭寰中而來未覩造化茫然迷津而問途欲述舊居將何面目以見寰中之父兄乎胡弗解裳浴焉同泐隨波泛濤聊以游遨俟吾白圖

之成將近夫子而謁諸造化不亦爾豁乎紅霞子於是施
然浮光沈影泝瀨沿波與二童乘玄濤之騰澹泛六合之
外儻忽至造化之境自然奉常然衣太極進無極食煥然
盈造化之域紅霞子與二童煎而餐之榮光洞六合之內
然後謁乎化真顧而俛於寰宇慙代俗之榮恥皆妄觀乎
化真唯懼造化之知其將詬也於是聽造化問二童道之
所在二童曰無亡無不亡道不離乎皇之鄉造化欣然曰
無有其有者無亡其亡無不有其不有者無不亡其不亡
放乎玄原之郊而無邊童子得牧道之方矣於是紅霞子
盈自然衣充太極食樂造化言荷造化力揖造化與二童
眷然而退將還舊居是行也與太虛遇于同空太虛曰自

子之觀造化也索鳥離居蕭然荒虛念子寰中无恙紅霞
子曰吾適也面造化容意造化心耳造化言吾知至道之
無有也吾豈見寰中之有無哉化之元也原乎有者觀其
無原乎無者觀其有矣以狀其然邪容之爲言也冥其靈
乎也精茫其唐乎也荒故曰冥靈精之難明茫唐荒之難
詳殊萬形之無窮異萬心之無方是以昔之登太寥觀化
元者知其運乎工而未央作太寥之歌曰化元靈哉碧虛
清哉紅霞明哉冥哉茫哉惟化之工無彊哉非夫同萬形
之殊殊萬形之同一萬心之異異萬心之一馳不想而屈
乎冥茫之端倪者則何以環游太無觀造化之無矣

鸞鸞

鸞鶴鳴氏自東方來，後鹿氏自西域至，遇于中華之野，相與
競虛談以聲勢，勝負於是。鸞鶴鳴氏嬰若而鳴曰：吾聞吁者
嘻者，呵者嘘者，喟者呶者，喘乎氣，噉者啜者，啐者歎者，辛
酸甜淡吮乎味，覘者辯者，眇者眈者，眈者眈者，眈者眈者，控
者乾者，概者鏗鏗，鏗鏗鏗乎聰，斯極已。於是後鹿氏趨然
而唬曰：吾聞日者月者，慧者字者，昭晰粲朗，幹乎天峯者
岑者，岡者巖者，嗟峨嶮峩，峩乎山，濤者波者，溢者渦者，澎
訇澶漫，蕩乎水，僑者魁者，魁者魁者，魁者魁者，魁者魁者，斯
極已。意曰：酬酢相窮，以言泉飛不斷，自以為極。然鸞鶴鳴氏
摩踵厲吻，以蒲戲聞。後鹿氏奮毛掉尾，以喉鳴震中華子
歎之曰：近謂諸身則鸞鶴鳴之說，遠謂諸物則後鹿之說，斯
二君者，背彼黜揚，勞於聲戰，雖筋肝若電，鼓舌如霆，適足
驚驚於窮谷，安能響道於滄溟哉。

太寥問乎無邊曰：若夫造化之間，萬象不一，求小大有無
之至者，可得而言乎？無邊曰：以吾之觀，至小者大而至大
者小，至無者有而至有者無，若知之乎？太寥曰：以吾聞之，
至小不可以大，至大不可以小，至無不可以有，至有不可
以無，子之所謂者何也？無邊曰：吾請告若。至小至大者莫
甚乎空，至無至有者莫過乎道。其所然者何也？包天地至
有外者，唯乎空，非空之至大邪？判微塵至於四者，成乎空，
非空之至小邪？巡六合求之而不得者，非道之至無邪？出
造化離之而不免者，非道之至有邪？故曰：至小者大，至大

者小至無者有至有者無不亦然乎

造化之初九六相競風之飄颻然曰颯颯乎之颯颯乎而
颯颯乎之颯颯乎而翕鴻濛而么颯呖嗶鼓錘碎而悲吃
颯颯石拔木蹙浪奔濤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而雲之
氣騰然曰翕乎忽乎之戚沒乎者濤淳涸熅之蒼鬱乎者
蒙乎昧乎之昏晦乎者發隸踰躡之雲對乎者翳海吞山
過日漫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者雷之聲填然曰謀轟
轟乎驟驟忽擊擊乎號號破輪奔乎轂乎此效電熒烈缺
若霆驚馬劈歷乎此若獨不聞乎洪濤震鼓猛獸虎怒彼碌
碌者莫吾之與巨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此海之濤奔然
曰浩乎汗乎之瀟漫乎且澎乎湃乎之滂沛乎且何鯤

須鯨臭翼之聲邪乎且翻龍瀝鯨崩壘倒瀛其孰能大乎

吾之大乎且火之熒烈然曰熒乎熒乎之煥爛乎焉翕乎

煜乎之煽炫乎焉翕煖灼燦烜赫燿燿涸澤焦山熾日熏

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焉日之耀照然曰煌煌乎陽陽

乎歟晶晶乎之熒熒乎歟杲杲曛曛炎炎赫赫光天照地

流金鑠石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歟地之震殷然曰坤乎

崑乎之塊圯磅礴之乎之崔乎嵬乎之坳堉磽礧之乎之

浸海流河而有常奔山走陵而無彊其孰能大乎吾之大

乎之天之鳴空然曰乾乎圓乎之懸乎只穹乎崇乎廓乎

只昊恢恢之顛顛曼蒼蒼之玄玄包水旋風蓋地寰空其

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六空之寥殷然曰豁乎泆乎之曠宕

乎哉虛乎無乎之濤浪乎哉濛同泮唐青冥蒼泮廓兮而
窳窳包天裹地誕陰育陽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哉既而
九大各自競能風之擊曰孰有大乎吾曹之大矣空應之
曰吾聞太上之言道名之大可詣而問焉於是雲停其氣
風息其飄日罷其燿海弭其濤地復其震火滅其燦天靜
其鳴空喪其響於是乎俾雷之迸入道之境聲者讓響形
者讓影不有不無不動不靜九大觀之各慙而還遂相讓
為無為之色相與成無為之域以終乎塵劫之極而已焉
乎歆道之形也虛道之影也無道之聲也初道之響也如
昔之為狀乎廓然其虛者空也莫然其無者滅也永然其
初者遠也靜然其如者定也字之曰遺遐明默慙博玄圓

者何也遺以盡其失遐以觀其遙明以照其光默以湛其
寂慙以堅其固博以大其廣玄以神其妙圓以規其周故
曰德者得也得乎不得乎得斯之謂乎得其德者何
也文宣德之而無我老氏德之而未孩南華德之獨與天
地精神往來而不教睨於萬物意沖虛德之冷然御風顏
回德之同於大通然則大寥德之無終始已矣夫延吾思
之不能竟也將何以窮有物之既乎燿夜者燭腹也素體
者篋軀也戴芥者負垢也苗嫻者根蟬也晴星者眩華也
燭腹之蟲循乎墻篋軀之蟲出乎隙負垢之蟲游乎葉根
蟬之蟲植乎土篋軀哂乎燭腹日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
也燭乎腹燿乎夜見乎險阻審乎取舍然而世人相有炫

明之患恠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晦迹之逍遙也負垢晒
乎篋軀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橐乎體篋乎軀進則
外乎者而行恠則內乎元而靜然而出入有首鼠之患恠
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蓋形之逍遙也根蟬晒乎負垢曰
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橐然芥尊然垢徐然步物之不
疑子之動也糞然形物之不疑子之生也然而慮風火有
驚恐之患未若吾之瘞體之逍遙也之數蟲者各以能之
相晒也於是眩華聞之晒乎根蟬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
者也藏乎口匿乎目虛乎心實乎腹根乎足潤水土於外
而不行苗乎春受風日於外而屢長無霸駁誰之嫌矣
然而累乎質礙乎有苟遇掘鑿之患恠乎物亡乎身

吾之瞥然之逍遙也根蟬曰吾稟乎造化之奇妙乎古今
之知藏口匿目虛心實腹之數蟲者其於衛生莫吾如也
向吾聞子之聲昧子之形狀子之有自何而生眩華曰吾
生乎目之眩長乎視之亂其餘也聯若星之貫其疾也紛
若華之散取之而不待捨之而不克謂無而有謂有而無
其來也條見乎造化其去也寂歸乎太虛能游乎不物之
域者方視乎吾之逍遙之墟域同乎于圓也方也于方也
圓也故曰至圓無圓而能方至方無方而能圓孰能圓乎
方者曰太圓孰能方乎圓者曰太方故太方有言曰昔吾
方子之圓而子弗知吾之方太圓曰曩者圓爾之方而爾
不知吾之圓若然者何也其有以哉是故幾乎虛者虛之

不知其圓也、矩乎空者空之、不知其方也、然則游心乎太
寂之鄉、令規矩無措其巧者、其唯太圓之與太方乎、
倭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爲鵜、鵜之巨、鴻之亞也、泛乎
滄溟、吞乎長鯨、厭而翱翔乎碧空之畔、防風、奮者、戈伯者
也、爲大弓萬物鈎、望巨鵜之飛、於是乎毅以射焉、一發而
中、鵜之唳、怒聲越雷霆、俄而驟血成河、落毛翳日、翻墜之
勢、韻乎空濛之間、墮於曠莽之野、寂然震乎大地、太虛爲
之響、造化爲之兌、防風、奮環趨觀之、旬日而畢、然後陟巨
鵜之上、旁觀四海、嵐蔽乎大地、於是率天下之庖、徒雲梯
而解之、四方之烹者、蒸氣成雲、山木爲之竭、脯之費七年
而中華不腊、肪之用九年而異域不膏、帆其羽以爲舟者、
散乎大海、命之曰鵜毛之舶、防風、奮神其引之力也、每齋
沐而祭焉、天下之博聞、志恠者、莫不命爲而觀之、張矢之
盛、造化已來、未之有者、於是乎在也、

濤之靈

濤之靈曰、江胥、漢之神曰、河姑、會于真原之野、江之胥問
乎河之姑曰、吾以子爲水也、縣而不散、夜而能換、異乎川
者何也、河之姑曰、代謂吾之神、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若
不聞乎、泛天、舩、瀉、天、江、俾、牽、牛、織、女、之、相、望、此、吾、之、所、能
也、敢問乎、若吾以若爲流也、却而罷、進行而有信、似乎識
者何也、江之胥曰、代謂吾之靈、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子
不聞乎、疾雷之奔、羣鷺之翔、素車白馬、兮三軍之騰、裝此

吾之所能也。於是胥姑欣然相視而笑，自謂靈神之至。傲若無他道之微，曰：至玄在乎真原之野，聞而謂之曰：若爲胥姑哉？今吾語若，見天地之創，遂觀濤漢之有，且若之徒假名乎巫咸之口，投首乎春秋之代，不亦近歟？夫迷者自釋濤漢之疑，假若胥姑之有柰，何受迷徒之咨，而不覺竊造化之巧，以爲功，不慙迷者之鬼笑。若於黃泉之間，歎胥姑悚然謝而問之曰：吾以君爲友也，寂而不動，虛而能應。訐吾之云，俾吾之慙，君亦有天心哉？吾聞道之微，先天地生在真原之野，號曰至玄，得非君子乎？孰爲君之名哉？吾請辯吾靈神之所因，原夫濤漢之所以可得聞乎？至玄謂曰：吾將告若，欲知漢之說者，觀乎碧之理，有潔白之文，寥

乎蜃之腹，有昏曉之變，體之異也。豈有姑之神邪？雖天漢之大，非川可知矣。若欲知濤之說者，觀乎脉之血，有往來之勢，察乎槐之葉，有開合之期，氣之應也。豈有胥之靈邪？雖海濤之盛，非識可見矣。若欲知吾之說者，空之無形，而不動，谷之無情，而能應，虛之至也。豈有微之邪？雖吾道之妙，無心可知矣。吾且告若崑崙之墟，有智，蟲焉贅聞而疣見，託吾之無憑，若之有強目，河姑之神，假意江胥之靈，妄首至玄之微，僞之興也。於是乎起吾觀之太寰之內，似神而無者，六海波泝江而爲濤，天文皎夜而爲漢，炎光閃雲而爲電，雨色映日而爲虹，陽氣轉空而爲雷，心智滅境而爲道，其所然者皆有由也，非若之靈無吾之玄，然吾之無

也不無在若之有乎何有於是胥姑駢舞而謝曰實如所
論有慙故支願陪無心之游聊以卒歲生爲智蟲之所誣
死則葬真原之野安能復區區託靈濤漢使迷者之鬼笑
吾儕於黃泉之間哉是夏也通真之伯會起觀之君坐忘
之后于睽修玄好也中談而二侯競道之有無連闕解並
竟日不決觀之君曰吾起於觀亭之間知道不無而見有
忘之后曰吾坐於忘臺之上見道不有而知無通真之伯
謂之曰至道非有有無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天邪在高
下而不同日月之體有大小諸星之位有廣狹若以遠近
論小大稽夫日也失之於炎涼若以炎涼而語遠近稽夫
日也失之於小大乃知無遠近之異旁視仰觀人目自爾

夫以首尺之生或乎繼即之立之遠近適等而小大不同
信目之有夷險矣在乎東西不熾者諒衰照而不正自此
地之陰氣得身享然則至道之見乎心也亦猶是哉在忘
觀而不一或以爲有或以爲無以道爲有使觀者處忘臺
而見無以道爲無使忘后游觀亭而知有斯乃忘觀之心
自爾有無之體不殊由意之懷執滯者也然則競三光之
遠近者不競乎夷險之機競至道之有無者未逞乎執滯
之機矣於是二君聞之驚舌而退達玄夫子曰睽之會一
三元之遠近合至道之有無剖古今不明之辯削談論不
決之費使觀者節步而忘后弭闕者真伯之力也
吳生者善圖鬼之術精筆墨筆風馳電走人尤其是或見

其手既會其身果應其目若合自然似見造化負以國名
行年六十天下之圖工述其妙而不能盡玄真子聞而造
焉曰敢問圖鬼之方有術何其道之不竭也吳生喜而言
曰子非圖工之徒歟奚其問之深也於是筭餅之間揖玄
真子危而酒之酒酣之間揖玄真子既而茶之茶酣之間
屏諸弟子揖玄真子宿而詰之告以圖鬼之方曰吾何術
哉吾有道也吾嘗茶酣之間中夜不寢澄神湛慮喪萬物
之有忘一念之懷久之寂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惟聽聽千巧萬拙一生一滅來不可測貌不可竭吾以其
道之妙其方之要每以圖鬼爲事未嘗告術於人是以行
年六十負於國名天下以吾爲圖鬼之祖自吾作古圖工

如林願吾之觀聲吾響而不終形吾影而不窮響吾巧而
竭力影吾道而莫測感子有造化之問吾不能無造化之
對以吾不傳於人請子告於代玄真子謝之曰公境者曷
泝緣者難幸聞圖鬼之道吾見造化之端吾固不代之告
君無謂吾之傳、

荷水爲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著也爐火爲輪
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連也背日噴乎水成虹蜺
之狀而不可直者齊乎影也汲江釀乎酒應波濤之源而
不可停者均乎氣也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可跡者得其
一也寂心歸空同太虛而不可分者會其天也

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之元者知薄

蝕之交有時，達循環之端者，知死生之會有期，是故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奪，遠對而月朗，是故死之換生而魂化，死過而生來，生之忘死而識空，失忘而死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見由生之知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見矣，且薄蝕之交不能傷日月之體，死生之會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故日月無薄蝕之憂，神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者矣。有之非未無也，無之非未有也，且未無之有而不有，未有之無而不無，斯有無之至也。故今有之忽無，非昔無之未有，今無之忽有，非昔有之未無者，異乎時也。若夫無彼無有，運既性之無有而不殊，無此有無合將來有無而不異。

者，同乎時也，異乎時者，代以爲必然，會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時者，代以爲不然，會有必然之者也。

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君之初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滅，君之清吾之明，何君之好無，何俾吾之令無，常歎光之答乎影曰：子在空而無在，實而有在，翼而飛在足而走，在鈎而曲在弦而直，子之近乎燭，出子體之外，子之遠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無，何豈吾之獨無，常歎雖然子之同，抑吾之可通，吾恠吾之尤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遇陽燧之抱，例乎子之面，吾遭羅喉之蝕，曲乎子之葉，吾將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知者，命也。夫影笑之曰：君第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無，由

君之與吾何背何正安推乎造化之命哉
默之來也默曰一寂能一之默曰二寂能二之默之一也
無寂之一也有默之二也無有寂之二也有無一之一也
不離乎二二之二也不離乎一然則知寂之不一明默之
不二者斯謂之真一矣夫真一者無一無二無寂無默無
是四者又無其無斯謂之真無矣夫能游乎真無之域者
然後謂乎真一之容者焉夫游乎真無之域謂乎真一之
容者乃見乎諸無矣寂於是謂默曰若夫諸無者人莫能
名焉吾強爲之名者曰太無之寰夫太無之寰者人無能
謚焉吾強爲之謚者子能聽之乎言能寂於是乎端容節
氣湛然不曰久之而兩忘默之悟曰向也吾聞其名矣又
見其無也今也吾聞其謚矣不見其無也斯之謂之大無
之謚耶寂之覺曰適吾與子爲微談而子果聞諸子可謂
明微矣自默之還也而寂爲之絕談

天隱子序

神仙之道以長生爲本長生之要以養氣爲先夫氣受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陰陽神虛謂之心心主晝夜寤寐謂之寃寃如此人之身大率不遠乎神仙之道天隱子吾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祕妙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觀夫脩鍊形氣養和心虛歸根契於伯陽遺照齊於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承禎服習道風惜乎世人天促真壽思欲傳之同志使簡易而行信哉自伯陽而來唯天隱子而已矣謹序

天隱子

神仙

人生時稟得虛氣精明通悟學無滯塞則謂之神宅神於
 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
 在於脩我虛氣勿為世俗所論折遂我自然勿為邪見所
 凝滯則成功矣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情之邪也風寒暑
 燥飢飽勞逸八者氣之邪也去此邪成仙

易簡

易曰天地之道易簡者何也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上
 足之下開目盡見無假繁巧而言故曰易易簡簡者神仙
 之德也經曰至道不繁至人無為然則以何道求之曰無求不能知無

道不能成。凡學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此非吾學也。世人學仙反為仙所迷者有矣。學炁反為炁所疾者有矣。

漸門

易有漸卦。老氏有妙門。人之脩真達性。不能頓悟。必須漸而進之。安而行之。故設漸門。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何謂齋戒。曰澡身虛心。何謂安處。曰深居靜室。何謂存想。曰收心復性。何謂坐忘。曰遺形忘我。何謂神解。曰萬法通神。是故習此五漸之門者。了一則漸次至二。了二則漸次至三。了三則漸次至四。了四則漸次至五。神仙成矣。

齋戒

齋戒者。非蔬茹飲食而已。澡身非湯浴去垢而已。蓋其法在節食。調中。磨擦。暢外者也。夫人稟五行之氣。而食五行之物。而實自胞胎有形也。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生。但世人不知休糧服氣。道家權宜。非永絕食粒之謂也。食之有齋戒者。齋乃潔淨之務。戒乃節慎之稱。有飢即食。食勿令飽。此所謂調中也。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食。腐敗閉氣之物。勿食。此皆宜戒也。手常磨擦。皮膚溫熱。熨去冷氣。此所謂暢外也。久坐久立。久勞役。皆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形堅則氣全。是以齋戒為漸門之首矣。

安處

何謂安處。曰非華堂邃宇。重裯廣榻之謂也。在乎南向而

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人之魂陽而魄陰。苟傷明暗則疾病生焉。此所謂居處之室尚使之然。況天地之氣有亢陽之攻肌。淫陰之侵體。豈不防慎哉。脩養之漸。倘不法此。非安處之道。術曰。吾所居室四邊皆窻戶。遇風即闔。風息即開。吾所居座前簾後屏。太明則下簾以和。內暎太暗則捲簾以通。其外曜內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皆安矣。明暗尚然。況太多事慮太多情欲。豈能安其內外哉。故學道以安處為次。

存想

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閉目即見自己之目。收心即見自己之心。心與目皆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漸也。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接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柰何不病且夫邪。是以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誠性存存。衆妙之門。此存想之漸。學道之功半矣。

坐忘

坐忘者。因存想而得也。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曰。形都泯故。天隱子瞑而不視。或者悟道乃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隱子果何人哉。於是彼我兩忘。了無所照。

神解

一齋戒謂之信解。

言無信心即不能解

二安處謂之閑解。

言無閑心即不能解

三存想謂之慧解。

言無慧心即不能解

四坐忘謂之定解。

言無定心即不能解

信定閑慧四門通神。謂之神解。故神之為義不行而至，不

疾而速，陰陽變通，天地長久，兼三才而言，謂之易。

繫辭曰易窮則

變變則通

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

老子道德經是也

本一性而言

謂之真。如天隱子生乎易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

物，邪由一性，真由一性，是以生死動靜邪真，吾皆以神而

解之。在人謂之仙矣。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故神仙之

道，五歸一門。

謂五漸終同歸於仙矣

無能子序

無能子余忘形友也。少博學寡欲，長而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黃巢亂，避地流轉，不常所處，凍餒淡如也。光啓三年，天

子在褒，四方猶兵，無能子寓于左輔景氏民舍，自晦也。民

舍之陋雜處，其間循循如也。晝好卧，不寐卧則筆札一二

紙，興則懷之，而不余示。自仲春壬申至季春己亥，盈數十

紙，卷而囊之，似有所著者。余竊得之多，紀所傳所見，或嘗

與昆弟朋友問答之言，其肯歸於明自然之理，極性命之

端，自然無作，性命無欲，是以畧禮教而外世務焉。知之者

不待喻而信，不知者能無罪乎。余因析為品目，凡三十四

篇，與知之者共之。余蓋具審無能子行止中藏，故不述其

姓名游宦焉

無能子

聖過

天地未分混沌一炁一炁充溢分爲二儀有清濁焉有輕重焉輕清者上爲陽爲天重濁者下爲陰爲地矣天則剛健而動地則柔順而靜炁之自然也天地既位陰陽炁交於是裸蟲鱗蟲毛蟲羽蟲甲蟲生焉人者裸蟲也與夫鱗毛羽蟲俱焉同生天地交炁而已無所異也或謂有所異者豈非乎人自謂異於鱗羽毛甲諸蟲者豈非乎能用智慮耶言語耶夫自鳥獸迨乎蠢蠕皆好生避死營其巢穴謀其飲啄生育乳養其類而護之與人之好生避死營其宮室謀其衣食生育乳養其男女而私之無所異也何可

軟

謂之無智慮耶夫自鳥獸迨乎蠢蠕者號鳴啁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耶人以不喻其音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言耶則其號鳴啁噪之音必語言爾又何可謂之不能語言耶智慮語言人與蟲一也所以異者形質爾夫鱗毛羽甲中形質亦有不同者豈特止與人不同耶人之中形質亦有同而異者異而同者豈特止與四蟲之形質異也嗟乎天與地陰陽氣中之巨物爾裸鱗羽毛甲五靈因巨物合和之炁又物於巨物之內亦猶江海之含魚鱉山陵之包草木爾所以太古時裸蟲與鱗毛羽雜處雌雄牝牡自然相合無男女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夏巢冬穴無宮室之制茹

毛飲血無百穀之食生自馳死自仆無奪害之心無瘞藏之事任其自然遂其天真無所司牧濛濛淳淳其理也居且久矣無何裸蟲中繁其智慮者其名曰人以法限鱗毛羽諸蟲又相教播種以食百穀於是有耒耜之用構木合上以建宮室於是有斤斧之功設婚嫁以析雌雄牝牡於是其有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為棺槨衣衾以瘞藏其死於是其有喪葬之儀結罟網羅以取鱗毛羽諸蟲於是其有刀俎之味濛濛以之散情意以之作然由自彊自弱無所制焉繁其智慮者又於其中擇一以統衆名一為君名衆為臣一可役衆衆不得凌一於是其有君臣之分尊卑之節尊者隆衆者同降及後世又設爵祿以升降其衆於是其

貴賤之等用其物貧富之差得其欲乃謂繁智慮者為聖人既而賤慕貴貧慕富而人之爭心生焉謂之聖人者憂之相與謀曰彼始濛濛淳淳孰謂之人吾彊名之曰人人蟲乃分彼始無卑無尊孰謂之君臣吾彊建之乃君乃臣彼始無取無欲何謂爵祿吾彊品之乃榮乃辱今則醜真淳厚嗜欲而包爭心矣爭則奪奪則亂將如之何智慮愈繁者曰吾有術焉於是立仁義忠信之教禮樂之章以拘之君苦其臣曰苛臣侵其君曰叛父不愛子曰不慈子不尊父曰不孝兄弟不相順為不友不悌夫婦不相一為不貞不和為之者為非不為之者為是是則榮非則辱於是樂是耻非之心生焉而爭心抑焉降及後代嗜欲愈熾於是背仁義忠信踰禮樂而爭焉謂之聖人有悔之不得已乃設刑法與兵以制之小則刑之大則兵之於是縲紲桎梏鞭笞流竄之罪充於國戈鋌弓矢之伐充於天下覆家亡國之禍綿綿不絕生民困貧夭折之苦漫漫不止嗟乎自然而蟲之不自然而人之彊立宮室飲食以誘其欲彊分貴賤尊卑以激其爭彊為仁義禮樂以傾其真彊行刑法征伐以殘其生俾逐其末而忘其本紛其情伐其命迷迷相死古今不復謂之聖人者之過也

明本

夫所謂本者無為之為心也形骸依之以立也其為常而不殆也如火之可用以焚不可奪其炎也如水之可用以

潤不可奪其濕也。取之不有，忘之不無，動之則察秋毫之形，審蚊蚋之音，靜之則不見丘山，不聞雷霆。大之可以包天壤，細之可以入眉睫。惚惚恍恍，不來不往。希希夷夷，不盈不虧。巢由之隱，園綺之遁，專其根而獨善也。堯授舜舜授禹，禹授啓湯放桀，武王伐紂，張其機而兼濟也。明之者可藏則藏，可行則行，應物立事，曠乎無情昧之者，嗜欲是馳，耳目是隨，終日忘用，不識不知，孰能照以無滯之光，委以自然之和，則無名之元，見乎無見之中矣。

析惑

夫性者神也，命者氣也，相須於虛無，相生於自然，猶乎墳簞之相感也。陰陽之相和也，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乎火之在薪，薪非火不炎，火非薪不光。形骸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則性命自然。沖而生者，也。形骸自然滯而死者也。自然生者，雖寂而常生；自然死者，雖搖而常死。今人莫不好生惡死，而不知自然生死之理，覩乎不搖而偃者，則憂之役其自然生者，務存其自然死者，存之愈切，生之愈踈，是故沈羽而浮石者也。何惑之甚歟。

無憂

夫人大惡者死也，形骸不搖而偃者也。夫形骸血肉耳目不能虛而靈，則非生之具也。故不待不搖而偃，則曰死方搖而趨本死矣。所以搖而趨者，憑於本不死者耳。非能自搖而趨者，形骸本死則非今死，非今死無死矣。死者人之

大惡也。無死可惡，則形骸之外，何足汨吾之至和哉。

質妄 二篇

天下人所共趨之而不知止者，富貴與美名。爾所謂富貴者，是於物爾。夫富貴之亢極者，大則帝王，小則公侯而已。豈不以被袞冕處宮闕，建羽葆警蹕，故謂之帝王耶？豈不以戴簪纓，喧車馬，仗旌旒，鈇鉞，故謂之公侯耶？不飾之以袞冕宮闕，羽葆警蹕，簪纓車馬鈇鉞，又何有乎帝王公侯哉？夫袞冕羽葆，簪纓鈇鉞，旌旒車馬，皆物也。物足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爾。夫物者人之所能爲者也。自爲之反爲不爲者，感之乃以足物者爲富貴。無物者爲貧賤。於是樂富貴恥貧賤，不得其樂者無所不至。

自古及今，醒而不悟，壯哉物之力也。夫所謂美名者，豈不居家孝事上，忠朋友，信臨財，廉克乎才，足乎藝之類耶？此皆所謂聖人者，尚之以拘愚人也。夫何以被之美名者，人之形質爾。無形質，廓乎太空，故非毀譽所能加也。形質者，囊乎血與乎滓者也。朝合而暮壞，何有於美名哉？今人莫不失自然正性，而趨之以至於詐僞激者，何也？所謂聖人者，誤之也。

古今之人，謂其所親者血屬，於是情有所專焉。聚則相歡，離則相思，病則相憂，死則相哭。夫天下之人與我所親，手足腹背耳目口鼻頭頸眉髮一也，何以分別乎彼我哉？所以彼我者，必名字爾。所以踈於天下之人者，不相熟爾。所

以親於所親者相熟爾嗟乎手足腹背耳目口鼻頭頸眉髮俾乎人人離析之各求其謂之身體者且無所得誰謂所親耶誰謂天下之人耶取於名字彊爲者也若以名所親之名名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皆所親矣若以熟所親之熟熟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皆所親矣胡謂情所專耶夫無所孝慈者孝慈天下有所孝慈者孝慈一家一家之孝慈未弊則以情相苦而孝慈反爲累矣弊則僞僞則父子兄弟將有嫌怨者矣莊子曰魚相處於陸相煦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至哉是言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自然各適矣故情有所專者明者不爲

真脩 四篇

夫衡鏡物也成於人者也人自成之而反求輕重於衡妍醜於鏡者何也衡無心而平鏡無心而明也夫無心之物且平且明則夫式之有心者研之以無澄之以虛涵澈希夷不知所如吾見其偕天壤以無彊淪顛然而不疲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夫水之性壅之則澄決之則流昇之雲則雨沈之土則潤爲江海而不務其大在坎穴而不耻其小分百川而不疲利萬物而不辭至柔者也故老聃曰柔弱勝剛彊則舍神體虛專氣致柔者得乎自然之元者也

夫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自然感應之理也故神之召氣氣之從神猶此也知自然之相應專玄牝之歸根

則幾乎懸解矣。

夫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自然而然也故爲鳥爲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爲之則必墮必溺矣亦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不待言而能之也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又得其常者濟夫浩然而虛者心之自然也今人手足耳目則任其自然而馳捉聽視焉至於心則不任其自然而撓焉欲其至和而靈通也難矣。

文王說

呂望釣於渭濱西伯將畋筮之其繇曰非熊非羆天遺爾師及畋得望西伯再拜望鈞不輟西伯拜不止望箕踞笑曰汝何爲來哉西伯曰殷政荒矣生民荼矣愚將拯之思得賢士望曰殷政自荒生民自荼胡與於汝汝胡垢予西伯曰夫聖人不藏用以獨善於己必盡智以兼濟萬物豈無是耶望曰夫人與鳥獸昆蟲共浮於天地中一炁而已猶乎天下城郭屋舍皆峙於空虛者也盡壞城郭屋舍其空常空若盡殺人及鳥獸昆蟲其炁常炁殷政何能荒耶生民何謂荼耶雖然城郭屋舍已成不必壞生民已形不必殺予將拯之矣乃許西伯同載而歸太顛聞天私於西伯曰公劉后稷之積德累功以及於王王之德克乎祖宗矣今三分天下王有其二亦可謂隆矣呂望漁者爾玉何

謂下之甚耶。西伯曰：夫無爲之德，包裹天地，有爲之德，開物成事。軒轅陶唐之爲天子也，以有爲之德，謁廣成子於崆峒，叩許由於箕山，而不獲其一顧。矧吾之德，未迨乎軒堯而早无爲之德乎？太顛閔天曰：如王之說，望固无爲之德也。何謂從王之有爲耶？西伯曰：天地無爲也，日月星辰運於晝夜，雨露霜雪零於秋冬，江河流而不息，草木生而不止，故无爲則能無滯，若滯於有爲，則不能無爲矣。呂望聞之，知西伯實於憂民，不利於得殷天下，於是乎率與之興周焉。

首陽子說

文王歿，武王伐紂，滅之。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而起大事，動大衆，非孝也。爲臣弑君，非忠也。左右欲殺之，武王義而釋之。伯夷、叔齊乃反隱首陽山，號首陽子。夫天下自然之時，君臣無分乎其間，爲之君臣以別尊卑，謂之聖人者，以智欺愚也。以智欺愚，妄也。吾與汝嘗言之矣。妄爲君臣之中，妄殷有稱，妄辛之中，妄辛有稱，妄辛之中，妄暴虐以克，妄欲姬發之動，亦欲也。欲則妄，所謂以妄取妄者也。夫無爲則淳正，而當天理。父子君臣，何有哉？有爲則嗜欲而亂人性，孝不孝，忠不忠，何異哉？今汝妄吾之嘗言，又以妄說突其妄，兵是求義聲也，以必朽之骨而迎虛聲，是以風掇燭也。姬發不兵，汝幸也。兵之而得義聲，朽骨何有哉？夫龍暴其鱗，鳳暴其翼，必伺於漁者。弋者悲乎，殆非吾

之友也夷齊於是逃入首陽山罔知所終後人以為餓死
老君說

孔子定禮樂明舊章刪詩書脩春秋將以正人倫之序杜
亂臣賊子之心往告於老聃老聃曰夫治大國者若烹小
鮮蹂於刀几則爛矣自昔聖人創物立事誘動人情人情
失於自然而天其性命者紛然矣今汝又文而縟之以繁
人情人情繁則怠怠則詐詐則益亂所謂伐天真而矜已
者也天禍必及孔子惧然亦不能遂已既而削跡於衛伐
樹於宋饑於陳蔡圍於匡皇皇汲汲幾於不免孔子顧謂
顏回曰老聃之言豈是謂乎

孔子說二篇

孔子圍於匡七日絃歌不輟子路曰由聞君子包周身之
防無一朝之患夫子聖人也而飢於陳圍於匡何也然而
夫子絃歌不輟罔有憂色豈有術乎孔子曰由來語汝夫
是非邪正由乎人厚薄懸乎分通塞存乎時日月之照不
能免薄蝕之患聖賢之智不能移厚薄通塞之數君子能
仁於人不能使人仁於我我能義於人不能使人義於我
匡之圍非丘之罪也丘亦不能使之不圍焉然而可圍者
丘之形骸也丘方惚無形於冲漠淪無情於杳冥不知所
以憂故偶諧於絃歌爾言未幾匡人解去

原憲居陋巷子貢方相魯衛結駟駟訪憲焉憲攝葵衣
子貢曰夫子病耶憲曰憲聞德義不脩謂之病無財謂之

貧憲貧也非病也子貢耻其言終身不敢復見憲仲尼聞之曰賜也言失之也夫拘於形者不虛存於心者不淳不虛則思之不清不淳則其心不貞賜近於驕欲憲近於堅白比之清濁將去幾何

范蠡說

范蠡佐越王勾踐滅吳殺夫差與大夫種謀曰吾聞陰謀人者其禍必復夫姑蘇之滅夫差之死由吾與子陰謀也況王之爲人也可與共患不可共樂且功成名遂身退天之理也吾將退子其循乎大夫種曰夫天地之於萬物也春生冬殺萬物豈於冬殺而反禍天地乎吾聞聖人不貴乎獨善而貴乎除害成物苟成於物除害可也是以黃帝

殺蚩尤舜去四凶我今除吳之亂成越之霸亦成物除害爾何禍之復我哉况王方以滅吳得子與我必相始終子無遽於退也范蠡曰不然夫天地無心且不自宰况宰物乎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春以和自生冬以寒自殺非天地使之然也聖人雖有心其用也體乎天地天地雖無心機動則應事迫則順事過則逆除害成物無所憎愛故害除而無禍物成而無福今王以怨吳之心祿我與子以取其謀我與子利甚禱而謀吳以滅人爲功以報祿我者人之姦也自謂天地之生殺聖人之除害成物不其欺耶大夫種不悅疑之不決范蠡竟辭勾踐泛扁舟於五湖俄而越殺大夫種

宋玉說

屈原仕楚爲三閭大夫楚襄王無德佞臣靳尚有寵楚國不治屈原憂之諫襄王請斥靳尚王不聽原極諫其徒宋玉止之曰夫君子之心也脩乎已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衆時來則應物來則濟應時而不謀已濟物而不務功是以惠無所歸怨無所集今王方眩於佞口醉於亂政楚國之人皆貪靳尚之貴而嚮隨之大夫乃孑孑然挈其忠信而叫譟其中言不從國不治徒彰乎彼非我是此賈仇而釣禍也原曰吾聞君子處必孝悌仕必忠信得其志雖死猶生不得其志雖生猶死諫不止靳尚怨之讒於二而逐之原彷徨湘濱謠吟悲傷宋玉復喻之曰始大夫孑孑然挈忠信而叫譟於羣佞之中玉爲大夫危之而言之舊矣大夫不能從今胡悲耶豈辭祿是思國壞是念耶原曰非也悲夫忠信不用楚國不治也玉曰始大夫以爲死孝悌忠信也又何悲乎且大夫貌容形骸非大夫之有也美不能醜之醜不能美之長不能短短不能長彊壯不能羸弱之羸弱不能彊壯之病不能排死不能留形骸似乎我者也而我非可專一一身尚若此乃欲使楚人之國由我理亂大夫之感亦甚矣夫君子寄形以處世虛心以應物無邪無正無是非無善無惡無功無罪虛乎心雖桀紂跖跖非罪也存乎心雖堯舜夔契非功也則大夫之忠信靳尚之邪佞孰分其是非耶無所分別則忠信邪佞一也有

所分則分者自妄也而大夫離真以襲妄恃已以黜人不待上之棄逐而大夫自棄矣今求乎忠信而得乎忠信而又悲之而不能自止所謂蕪失其妄心者也玉聞上達節中守節下失節夫虛其心而遠於有爲者達節也存其心而分是非者守節也得其所分又悲而撓之者失節也原不達竟沈汨羅而死

商隱說

漢高帝嬖於戚姬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盈大臣不能爭呂后危之謀於留侯張良良曰夫有非常之人然後成非常之事良聞商洛山道者四人口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東園公綺里季上嘗召不能致今太子實能自卑以來之四人

且來來而賓太子此善助也呂后知良計遣呂澤迎之四人始耻之既而相謂曰劉季大度又知所以高我求我不得慙已而已矣呂雉女子性復慘忍其子盈不立必迫於危危而求我安危卜於我也求我不得必加禍於我姑俞之可也乃來一日偕太子進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咸自名帝愕然曰吾嘗求之而不從吾何謂從太子四人曰陛下慢人我義不受辱太子尊人我即以賓游帝謝之指謂戚姬曰太子羽翼成矣不可搖也呂后德之將尊爵之四人相謂曰我之來遠禍也非欲於心也盈立則如意黜呂雉得志則戚姬死今我懼禍成盈而敗如意歡呂后而愁戚姬所謂廢人而全已殆非殺身成仁者也復將忍耻爵于

崇德書院
女子之手以亡于廷何異賊人夕入人室得金而矜富者
耶乃復商山曰后不能留張良亦悟於是屏氣絕穀而退
居爾

嚴陵說

光武微時與嚴陵爲布衣之交及即位而陵方釣於富春
渚光武思其舊慕其賢躬往聘之陵不從光武曰吾與子
交也今吾貴爲天子而子猶漁吾爲子耻之吾有官爵可
以貴子金玉可以富子使子在千萬人上舉動可以移山
撼叱咤可以興雲雨榮宗華族聯公繼侯丹雘宮室雜杏
車馬美衣服珍飲食擊鐘鼓金歌舞身樂於一世名傳於
萬祀豈與垂餌終日汨沒無聞較其升沈榮辱哉可爲從

於我也陵笑曰始吾交子之日而子脩志意樂貧賤似有
可取者今乃誇咤眩惑妄人也夫四海之內自古以爲至
廣大也十分之中山嶽江海有其半蠻夷戎狄有其三中
國所有一二而已背叛侵凌征伐戰爭未嘗帖息夫中國
天子之貴在十分天下一二分中征伐戰爭之內自尊者
爾夫所謂貴且尊者不過於一二分中徇喜怒專生殺而
已不過一二分中擇立木以廣宮室集繒帛珍寶以繁車
服殺牛羊種百穀以美飲食列姝麗敲金石以悅視聽而
已嗜欲未厭老至而死豐肌委於螻蟻腐骨淪於土壤匹
夫匹婦一也天子之貴何有哉所謂貴我以官爵者吾知
之矣自古帝王與公侯卿大夫之號皆聖人彊名以等差

貴賤而誘愚人爾且子今之帝王之身昔之布衣之身也
今人雖帝子而子自視之何異於昔蓋以誘我於彊名而
使子悅而誇咤也今又欲以彊名公侯卿大夫誘我非愚
我耶夫彊名者衆人皆能爲之我苟悅此當自彊名曰公
侯卿大夫可矣何須子之彊名哉子必曰官爵者以其富
貴其身也官爵實彊名也自我則有富貴之實不自我則
富貴何有哉夫所謂官爵富貴者亦不過於我冠鳴玉驅
前殿後坐大厦被鮮服耳倦絲竹口飫椒蘭皆子所誘我
之說而已子所誘我者不過充欲之物而已夫車馬代勞
也。騏驥款段一也。屋宇庇風雨也。丹牖蓬茅一也。衣服蔽
形也。綺紈常布一也。食粒却饑也。椒蘭藜藿一也。况吾涓

也。駢段
也。馬

乎太虛、咀乎太和、動靜不作、陰陽同波、今方自忘其姓氏、
自安其行止、操竿投綫、泛然如寄、又何暇枯其肢體、愁其
精神、貪乎彊名而充乎妄欲哉、且王莽更始之有天下、與
子之有天下、何異哉、同乎求爲中國所尊者爾、豈憂天下
者耶、今子戰爭殺戮、不知紀極、盡人之性命、得已之所欲
仁者不忍言也、而子不耻、反以我漁爲耻、耶、先武憲於是
不敢臣陵焉、

孫登說

孫登先生隱蘇門山、嵇康慕而往、見之曰、康聞蟬游不能
知龜齡、燕雀不能與鴻期、康之心實不足以納真誨、然而
日月之照、何限乎康、莊堯堯、雨露之潤、罔擇乎蘭蓀、蕭艾

崇德書院
先生理身固命之餘、願以及康、俾康超乎有涯、遂乎無垠、
登久而應之曰、夫杳杳冥冥、有精非精、渾渟渟渟、有神非
神、精神甚真、離之不分、留之不存、孰謂固命、孰謂理身、孰
爲有涯、孰爲無垠、然而虛无之中、綿綿相循、出入無跡、爲
天地之根、知之者明得之者尊、凡汝所論、未窺其門、吾聞
諸老聃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且夫蚌以
珠剖象、以齒焚蘭、煎以膏、翠拔以文、常人所知也、汝有藻
飾之才、亡真濛之機、如執明燭、煌煌光輝、穹蒼所惡也、吾
嘗得汝貽山巨源絕交書、其間二大不可、七不堪、皆矜已
疵物之說、時之所憎也、夫虛其中者、朝市不喧、欲其中者、
巖谷不幽、仕不能奪汝之情、處不能濟汝之和、仕不累、亦
仕則已、而又絕人之交、增以矜已疵物之說、嗚嗚、於塵世
之中、而欲探乎永生、可謂惡影而走於日中者也、何足聞
吾之誨哉、康眩然如醒、後果以刑死。

答通問

無能子貧、其昆弟之子且寒而飢、嗟吟者相從焉、一日兄
之子通謂無能子曰、嗟寒吟飢有年矣、夕則多夢、祿仕而
豐乎車馬金帛、夢則樂寤則憂、何可獲置其易哉、無能子
曰、晝憂夕樂均矣、何必易哉、通曰、夕樂夢爾、無能子曰、夫
夢之居屋室、乘車馬、被衣服、進飲食、悅妻子、憎仇讎、憂樂
喜怒與夫寤而所欲所有爲者、有所異耶、曰、無所異、無所
異則安知寐而爲之者、夢耶、寤而爲之者、夢耶、且人生百

歲其間晝夕相半。半憂半樂。又何怨乎。夫冥乎虛而專乎常者。王侯不能爲之貴。厮養不能爲之賤。玉帛子女不能爲之富。藜藿縑縷不能爲之貧。則憂樂無所容乎其間矣。動乎情而屬乎形者。惑物而已矣。物者所謂富貴之具也。形與物。朽敗之本也。情感之而憂樂之無常也。以無常之情。索朽敗之本。寤猶夢也。百年猶一夕也。汝能冥乎虛而專乎常。則不知所以飢寒富貴矣。動乎情而屬乎形。則晝夕寤寐俱夢矣。汝其思之。

答華陽子問

無能子曰。形骸之友。華陽子爲其所知。迫以仕。華陽子疑問。無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矣。不仕則忿所知。

如何其可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心疑。忿深所謂見瞽者。臨窆而教之前也。夫無爲者無所不爲也。有爲者有所不爲也。故至實合乎知常。至公近乎無爲。以其本無欲而無私也。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聖人宜處則處。宜行則行。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耻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無心一也。堯舜在位。不以天子之貴貴乎身。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及朱均不肖。則以之授舜。舜授禹。捨其子如流。贅去天下如涕唾。是以歷萬祀而天下思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天下熟其德矣。以成王在其勢。不便於已。故不爲天子。以成王幼其勢。宜於居攝。故不敢辭。

是以全周之祀活周之民巍巍成功其德不虧此皆不欲於中而無所不爲也子能達此雖鬪鷄走狗於屠肆之中舉旗斬將於兵陣之間可矣沈仕乎

答愚中子問

無能子心友愚中子病心祈藥於無能子无能子曰病何曰痛曰痛在何曰在心曰心在何愚中子告病已間矣無能子曰此人可謂得天之真而神光不昧者也

魚說

河有龍門隸古晉地禹所鑿也懸水數十仞淙其聲雷然一舍之間河之巨魚春則連羣集其下力而上泝越其門者則化爲龍於是擊雲拽雨馬河壩織鱗望之相謂曰彼

亦魚也而超變如此豈與我撥撥然壩而游戢戢然安而藏哉其一曰感矣汝之思也夫天地之內物之頽形者千萬焉形之巨細分之大小相副焉隨其形足其分各適矣彼超變者河之時波則與之驚澄則與之平意噴力渾沈浮安定及其思變也連羣而如泝瀑而怒意撓力困乃雲乃雨夫雲雨來隨蒸潤之氣自相感爾於彼何有哉彼若有心於雲雨之間有時而墮矣無心自感又何功乎角其上足其下與吾鬚鬣一也吾鬚鬣而游彼角足而騰未嘗不順也豈以吾壩游之無爭穴藏之無虞人不知而害不加之樂易其角足雲雨之勞乎

鳩說

鳩與蛇相遇鳩前而啄之蛇謂曰世人皆毒子矣毒者惡名也子所以有惡名者以食我也子不食我則無毒不毒則惡名亡矣鳩笑曰汝豈不毒於世人哉指我爲毒是欺也夫汝毒於世人者有心嚙人也吾怨汝之嚙人所以食汝示刑也世人審吾之能刑汝故畜吾以防汝又審汝之毒染吾毛羽肢體故用殺人吾之毒汝之毒也吾疾惡而蒙其名爾然殺人者人也猶人持兵而殺人也兵罪乎人罪乎則非吾之毒也明矣世人所以畜吾而不畜汝又明矣吾無心毒人而嫉惡得名爲人所用吾所爲能後其身也後身而其惡名非惡名矣汝以有心之毒盱眙於草莽之間伺人以自快今遇我天也而欲詭辯苟免耶蛇不能

答鳩食之夫昆蟲不可以有心況人乎

答魯問 二篇

無能子從父之弟魯求學於無能子曰何學曰學行學文無能子曰吾不知所以行所以文然前志中所謂聖人者吾常偶觀之其言曰行行也行其心之所善也文儀也飾其所行之善也喪者本乎哀哀行也齊縗之服祭祀之具文也禮者本乎敬敬行也升降揖讓文也樂者本乎和和行也陶匏絲竹文也文出於行行出於心心出於自然不自然則心生心生則行薄行薄則文縟文縟則僞僞則亂亂則聖人所以不能救也夫總其根者不求其末專其源者不尋其流汝能證以無心還其自然前無聖人

上無玄天行與文在平無學之中矣。

魯他日又問曰魯嘗念未得而憂迨已往而悲得酒酣醉陶然不知今則不能忘乎酒矣無能子曰汝之憂汝之悲自形乎自心乎曰自心曰心可觀乎曰不可觀無能子曰不可觀者憂悲之所生也求憂悲之所生且不可觀憂悲何寄哉憂悲無寄則使汝遂其未得還其已往又將誰付耶。公汝隨而悲憂之是欲繫風捕影也汝無憂悲之所寄而有味酒之陶然不能自得及浸漬於麴蘖豈醜器乎。

紀見三篇

秦市幻人有能烈鑊膏而溺其手足者烈鑊不能壞而幻人笑容焉無能子召而問之幻人曰受術於師術能却火之熱然而訣曰視鑊之烈其心先忘其身手足枯枿也既忘枯枿手足然後術從之悖則術敗此吾所以得之無能子顧謂其徒曰小子忘之無心於身幻人可以寒烈鑊況上德乎。

無能子寓於秦村景氏民舍一夕梟鳴其樹景氏色憂將彈之無能子止之景氏曰梟凶鳥也人將家凶則來鳴殺之則庶幾無凶無能子曰人之家因其鳴而凶梟罪也梟可凶人殺之亦不能弭其已凶將凶而鳴非梟忠而先示於人耶凶不自梟殺之害忠也矧自謂人者與夫毛羣羽族俱生於天地無私之氣橫目方足虛飛實走有所異者偶隨氣之清濁厚薄自然而形也非宰於愛憎者也誰令

梟司其凶耶、謚梟之凶誰所自耶、天地言之耶、梟自言之耶、天地不言、梟自不言、何爲必其凶耶、謚梟之凶不知所自、則羽儀五色謂之鳳者、未必祥、梟未必凶、景氏止家亦不凶、

樊氏之族有美男子年三十、或被髮疾走、或終日端居不言、言則以羊爲馬、以山爲水、凡名一物多失其常名、其家及鄉人狂之而不之錄焉、無能子亦狂之、或一日遇於藁翳間、就而歎曰、壯男子也、貌復豐碩、惜哉、病如是、狂者徐曰、吾無病、無能子愕然曰、冠帶不守、起居無常、失萬物之名、忘家鄉之禮、此狂也、何謂無病乎、狂者曰、被冠帶節起、后愛家人敬鄉里、豈我自然哉、蓋昔有妄作者、文之以爲

禮使人習之、至于今、而薄醪固醇酎也、知之而反之者、則反以爲不知、又名之曰狂、且萬物之名亦豈自然著哉、清而上者曰天、黃而下者曰地、燭晝者曰日、燭夜者曰月、以至風雲雨露煙霧霜雪、以至山嶽江海草木鳥獸、以至華夏夷狄帝王公侯、以至士農工商皂隸臧獲、以至是非善惡、邪正榮辱、皆妄作者、彊名之也、人又習之、不見其彊名之初、故公之而不敢移焉、昔妄作者、或謂清上者曰地、黃下者曰天、燭晝者月、燭夜者日、今亦公之矣、彊名自入也、我亦人也、彼人何以彊名我、人胡爲不可哉、則冠帶起居、吾得以隨意取捨、萬狀之物、吾得以隨意自名、狂不狂、吾且不自知、彼不知者、狂之亦宜矣、

固本 四篇

者未而響

五兵者殺人者也。羅網者獲鳥獸蟲魚者也。聖人造之。然後人能相殺。而又能取鳥獸魚蟲焉。使之知可殺。知可取。然後制殺人之罪。設山澤之禁焉。及其衰世。人不能保父子兄弟。鳥獸魚蟲不暇育。麋鹿鯤鯨。法令滋彰。而不可禁。五兵羅網教之也。造之者復出其能自己乎。

棺槨者濟死甚矣。然其工之心非樂於濟彼也。迫於利欲。其日售則幸死。幸死非怨於彼也。迫於利也。醫者樂病。幸其必瘳。非樂於救彼。而又德彼也。迫於利也。棺槨與醫皆有濟救。幸死。幸生之心。非有憎愛。各諧其所欲。爾故無爲之仁天下也。無棺槨與醫之利。在其濟死瘳病之間而已。

角觸蹄踏。蛇首蝎尾。皆用其所長也。審其所用。故得防其所用。而制之。是以所用長者。不如無用。食葉之蟲。絲其腸者。口蠶以絲。自舍曰蠶。蠶伏而化。於是羽而蛾焉。其稟也宜如此。猶獸之胎。鳥之卵。俱非我由也。智者知其絲可縷。縷可織。於是烹而縷之。機行以織之。幅而繒之。繒而衣之。夫蠶自蠶。將爲蛾也。非爲乎人謀其衣。而甘乎烹也。所以烹者。絲所累。爾烹之者。又非嫉其蠶也。利所繫。爾夫獸之胎。鳥之卵。蠶之蠶。俱其所稟也。蠶所稟。獨乎絲。絲必烹。似乎不幸也。不幸似乎分也。故無爲者。無幸。無不幸。何分乎。有爲善。不必福。惡不必禍。或制於分焉。故聖人貴乎無爲。埳蟻井蛙。示以虎豹之山。鯨鯢之海。必疑孰其所見也。嗜

欲世務之人語以無爲之理必感宿於所習也於是父不能傳其子兄不能傳其弟沈迷嗜欲以至於死還其元而無所生者舉世無一人焉嗟乎無爲在我也嗜欲在我也無爲則靜嗜欲則作靜則樂作則憂常人感而終不可使之達者所習癥之也明者背習焉



